

# 《尼伯龙根之歌》 是德意志人的 民族史诗吗？ ——作为现代政治迷思的中世纪文学

江雪奇

**摘 要：**《尼伯龙根之歌》是德意志人的“民族史诗”，这在汉语世界中似乎已被普遍认定为天经地义的世界文学史常识。然而，这是条自始至终不断遭受质疑、早已被德语区学界推翻的、缺乏理据且不合时宜的论断。《尼伯龙根之歌》在中世纪从来不是“民族史诗”，也无法代表当时或现代德意志民族的典型价值观念；它只是被后天赋予了原本缺乏文本支撑的民族政治意义，从而在德国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浪潮中扮演起了悲剧性角色。

**关键词：**民族史诗； 尼伯龙根之歌； 政治迷思； 中世纪德语文学； 接受史

**作者简介：**柏林自由大学 德语和荷兰语语文学院 博士研究生 柏林  
DE-14195

**中图分类号：**I516.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8)04-0121-15

## 一、引 言

约成文于1200年左右的《尼伯龙根之歌》(以下简称“《尼》”)是最为著名的中

---

\* 本文是作者作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生在柏林自由大学留学期间的阶段性成果。

古高地德语英雄史诗。在中文世界,不仅各类科普、文艺、新闻文献屡屡称之为德国的“民族史诗”,就连日耳曼学专业人士及学术资料中也常不假思索地如此称呼。乃至还有学者企图从史诗文本出发探究德意志民族心理,抑或反过来从民族性格角度研究史诗文本。然而本文将论证,将《尼》当作“民族史诗”绝非天经地义,而是自始至终都饱受争议与批评。这一“头衔”是政治产物,缺乏文本支撑,且在现实中助长过深重的政治灾难。

## 二、《尼伯龙根之歌》在中世纪

中世纪时,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还不存在,德语居民也尚未产生民族意识,自然不会将《尼》认作自己的“民族史诗”。或许会有人退一步问道:即便《尼》不能算作“民族史诗”,那么今人是否至少能够从其文本出发,探究中世纪德语群体有别于周边其他族群的典型思想、性格或观念?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无疑是否定的:虽然当时《尼》曾是个颇受欢迎的文本,但并无充分理由从同期的众多德语叙事作品中单单挑出它来代表民族品质或民族心理。素材同样古老的作品有《瓦尔特》(Waltharius)或《古德伦》(Kudrun),传抄更为广泛的有《帕西法尔》(Parzival)。①若从不同的古文本出发,简单将其人物性格上升为民族性格,故事情节上升为民族命运,自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试想:若某位德国研究者撰文,单用《水浒传》论证中华民族是粗野狂暴的民族,或者单用《红楼梦》论证中华民族是绵软细腻的民族,显然都是荒谬的。用单个经典文本来窥测某个文学传统丰富的民族的整体精神气质,光从方法上就站不住脚。

《尼》固然是中古德语英雄史诗流派中最为出色也最受欢迎的作品,其成文也应属最早,且对同代的文学创作施加了巨大影响:“13世纪的德语英雄文学基本都处在《尼》的阴影中,或是在与其竞争。”②但在中世纪的文学接受中,它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先性。例如在13世纪的诗人“海员”(Der Marner)的反映时人文学兴趣的诗里,③狄特里希(Dietrich)④的英雄故事被置于首位,先于《尼》素材。此外,中世纪末期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 1459-1519)素来爱好文学,也是著名的集中世纪德语文学之大成的《安布拉斯英雄之书》(Ambraser

① 例如 Hermann Schneider 于 1925 年就因此认定《尼》并非民族史诗。参见 Hans Naumann, *Das Nibelungenlied. eine staufische Elegie oder ein deutsches Nationalepos?* Bonn: Scheur, 1942, S. 9.

② Werner Hoffmann, *Mittelhochdeutsche Heldendichtung*, Berlin: Schmidt, 1974, S. 17.

③ „Sing ich dien liuten miniu liet...“ 参见 Theodor Nolte/Volker Schupp (Hrsg.), *Mittelhochdeutsche Sangspruchdichtung des 13. Jahrhunderts*, Stuttgart: Reclam, 2011, S. 258-261.

④ 本文引用的史诗人物译名基本来自安书祉的中文译本,即:[德]佚名:《尼伯龙人之歌》,安书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版。作者虽然认为安教授对书题译名的修改不无道理,但在本文中还是姑且遵照传统译名,参见该书前言第1页。

*Heldenbuch*)的金主(Mäzen)。他在自己墓边造立了亚瑟王与狄特里希两座雕像，正好对应了中古德语世俗叙事文学的两大类素材：外来的圆桌骑士故事与本土的英雄文学。他明确以狄特里希，而非《尼》的主要英雄西格夫里特(Siegfried)或哈根(Hagen)来代表后者。<sup>①</sup>此外在《安布拉斯英雄之书》中，《尼》的排位也后于狄特里希叙事诗(Dietrichepen)。另外狄特里希在《尼》中戏份虽少，与西格夫里特也未直接交手，但他战胜了哈根，故而是尼伯龙根之战的“终结者”；而在其他同类文本(例如 *Rosengarten* 与 *Biterolf und Dietleib*)中，但凡有狄特里希与西格夫里特交战的情节，武力上和道义上的赢家都永远是前者。上述论据表明，当时受众心目中的英雄史诗头号英雄无疑是狄特里希。故而只给狄特里希以次要角色的《尼》在流派中反而只是异类。此外在《狄特里希之萨迦》(*Tiðrikssaga*)<sup>②</sup>中，几乎所有中世纪德语英雄故事都得到复述，依时间顺序安插在狄特里希生平中。如此一来，整个流派几乎被汇作他的个人传记。全部尼伯龙根情节在此书中只算是狄特里希生平的一个插曲。至此便不难理解海因茨勒的论断：“人们本质上是从狄特里希传说出发而理解尼伯龙根传说的。”<sup>③</sup>总之，《尼》虽然在文学质量上优越，但在中世纪受众心目中的位次并不先于狄特里希叙事诗。<sup>④</sup>

马克西米利安如此热衷于狄特里希素材，其实不乏与其“攀亲”(Ansippung)的王朝法统因素，但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尼》的情节与现实政治关联性相对不高。中世纪有过不少从狄特里希素材中发掘身份认同、发明起源传说的案例，而尼伯龙根英雄则集体覆灭，故而相对缺乏这种可利用性。<sup>⑤</sup>米夏埃尔·库尔施曼(Michael Curschmann)论述：“很难评估这部有关欺骗、谋杀、背叛与复仇的故事有何社会政治上的现时性，[……]相关的显然至多只有权力：获取权力、维护权力、运用权力，最终又因个人与群体的错误行为而丧失权力。[……]虽然这些细节既与时代背景，也与超时代的状况有着联系，可无论在国家还是地区层面上，都无法与对社会政治的总体评价有针对性地联系起来。”<sup>⑥</sup>故而他认为《尼》并非民族历史文学，这

<sup>①</sup> 参见 Meinolf Schumacher, *Einführung in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Darmstadt: WBG, 2010, S. 92.

<sup>②</sup> 此书虽是在挪威以古诺尔斯语写成，但其情节相比北欧《萨迦》反更近大陆德意志传统，叙事者也重申其材料源是“德意志男子们”，故常被引作古德语史诗研究的旁证。

<sup>③</sup> Joachim Heinze, *Einführung in die mittelhochdeutsche Dietrichepik*, Berlin: de Gruyter, 1999, S. 27.

<sup>④</sup> 更多例证参见同上，S. 20.

<sup>⑤</sup> 参见 Jan-Dirk Müller, *Spielregeln für den Untergang: Die Welt des Nibelungenliedes*, Tübingen: Niemeyer, 1998, S. 55f. 以及 ders., „Episches“ Erzählen: Erzählformen früher volkssprachiger Schriftlichkeit, Berlin: Schmidt, 2017, S. 150.

<sup>⑥</sup> Michael Curschmann, „Nibelungenlied und Klage“, in *Verfasserlexikon*, Bd. 6, Berlin: de Gruyter, 1987, Sp. 951.